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员群像素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支庄严而肃穆的队伍踏着天边第一缕曙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前，仿佛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旭日，朝气蓬勃，充满希望。抬头、挺胸、手握钢枪……国旗护卫队员们一个个器宇轩昂、身姿矫健；踢腿、摆臂、正步作响，队伍最前列的擎旗手怀抱五星红旗，目光如炬、步伐坚定。36名年轻战士整齐划一走过金水桥，用坚定的步伐丈量着天安门到国旗杆的距离。

“敬礼！”伴随着嘹亮的指令声，升旗手将五星红旗向斜上方45度抛向天空，白色手套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一抹神圣的红色在晨风中飘扬。人们或军姿挺拔，神情威严；或行少先队礼，认真笃定；或手放胸前，高唱国歌。这歌声，扣动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弦，这国旗，升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听者震撼，闻者动容。

千锤百炼 久炼成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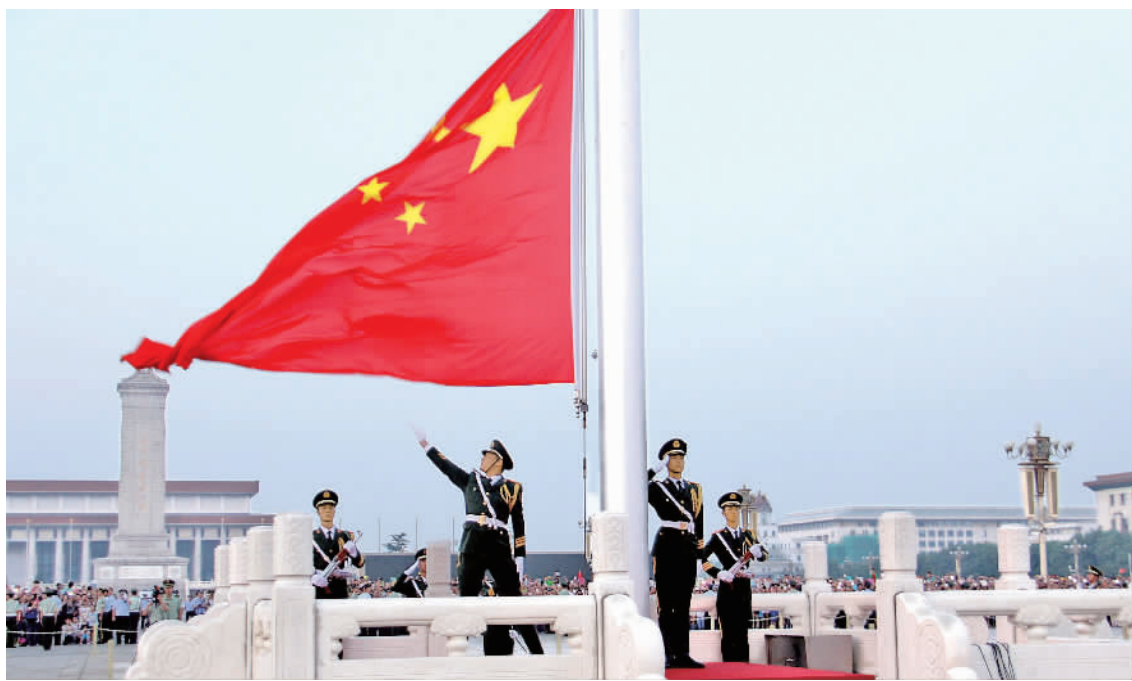
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国旗护卫队员光荣而神圣，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国旗护卫队员，绝非易事。“升好祖国第一旗”，须经过千锤百炼，无论刮风下雨，不畏酷暑严寒，将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每一名国旗护卫队员日常训练中要过三道关：一是练“站功”，要站得直、站得稳、站得久，队员们顶着大风站稳，迎着太阳练不眨眼，甚至抓来蚂蚁放在脸上练毅力；二是练“走功”，升旗方队要横看成列、纵看成行、步伐一致、摆臂一致、目光一致，为此，队员们白天绑沙袋练踢腿，用尺子量步幅，用秒表卡步速，一踢就是成百上千次；三是练“持枪功”，护旗兵用的是镀铬礼宾枪，夏天手出汗容易滑落，冬季冰冷的手握不住枪，为了达到操枪一个声音、一条直线，队员们在枪托上吊上砖头练臂力，腋下夹上石子练定位，直到手掌拍肿了、虎口震裂了、右肩磕紫了，才闯过这道关。

这样艰苦严苛的训练，远非常人所能想象。训练时，汗水顺着战士们的脸颊脖颈淌下来，不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一两个小时下来，战士们马靴里都能倒出水来。2009年，国旗护卫队承担了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升旗的任务。为了保证毫厘不差，队员们进行了175天的艰苦训练，每人踢破了七八双皮鞋，进入夏天后，每人每天要湿透三四身衣服。

严格的训练换来的是全社会的认可和敬仰。观看过升旗仪式的外国友人这样评价：“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过升旗，但这里的升旗仪式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些年轻战士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升旗仪式中，有几个特殊的位置尤其引人注目，升旗手无疑是其中一个。为了撒出一个漂亮的扇形，升旗手高红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练。平日里，他不是拿国旗练，而是拿3公斤重的哑铃片练，一练就是成百上千次，他有时甚至用6公斤的哑铃片练展旗，练完后整个右边的身体麻木肿胀，右胳膊根本抬不起来，甚至肿胀变形，连衣服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升旗手振臂一挥，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撒向蓝天。

都穿不上。在这样的训练下，5米长、3.3米宽的特号国旗，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天气里，都能在他的掌控下凌空飞舞。

国旗护卫队中，擎旗手处于方队的中心位置，是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国旗杆长3.8米，重15公斤，普通人扛在肩上根本走不了几步路，而对于擎旗手而言，一扛最少要60分钟。曲衍涛就是个擎旗手，刚开始的时候，扛上旗他连齐步都走不好，更别说正步了。为了能早日入队擎旗，他计算出从天安门前到广场旗杆下共走138步，他找来皮尺，在训练场上划出138步，一步一格，他扛着旗杆一格一格的练，不一会，他的右肩就磨出了血泡，肩出现了血斑……就这样整整练了两个多月，他右肩和手上磨出的血泡烂了又长，长了又烂，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擎旗手。

国旗护卫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护卫队里三分之二的战士患有腰肌劳损、静脉曲张、甲沟炎等疾病。因为作息规律被完全打乱，几乎每名战士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胃病。多年来，一批批战士来了又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受不了苦主动要求离开这个集体。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的是光荣而重大的使命，日复一日用雄壮威武的步伐，演绎着对党、对国家的忠诚。

护我国旗 忠于职守

在护卫队的荣誉室里悬挂着8个大字：护我国旗，重于生命。这8个字是护卫队宣誓时的誓词，也是他们每天用心血和汗水践行的诺言。

国旗护卫队有一个传统，每年新队员下连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国旗护卫队英雄谱》。这本英雄谱上记载着34个历任护卫队队员的英雄故事，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国旗之子”陶维革。陶维革1984年从湖北武昌入伍，在升旗护旗的5年里，他总是抢着多升一次旗，多站一班哨。有一天，他刚接哨不久，胃就开始疼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汗水湿透了礼服，嘴唇咬破了皮，他还咬着牙纹丝不动地站在哨位上，一直坚持到接哨。在回营区的路上他昏倒

了，当其他队员把他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急性穿孔，医生痛心地说，如果再晚一会儿就没了命。

无论严寒酷暑还是疾病缠身，乃至突发的极端情况，战士们坚定的意志从不曾动摇。2004年9月12日凌晨，执行升旗任务的方队刚下金水桥，齐步换正步第一步刚一落地，苏星突然感到自己的右脚被什么东西给扎了，脚底一阵钻心的疼痛。这时，升旗仪式已经进入程序中，停下来换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方队继续前行。每往前迈一步，他右脚的疼痛就加深一分，整个右腿都变得疼痛难忍，但苏星一直坚持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方队开始返回，钻心的疼痛又一下一下地折磨着苏星，他坚持住了，一步不少地坚持到了驻地，直到最后一步，方队的战友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升旗结束，方队解散，苏星抱着枪一下子歪靠在门前的柱子上，这时战友们才发现苏星脸色蜡黄，厚厚的礼服已被汗水浸透，战友们焦急地问他怎么了，苏星没有说话，颤抖的手指了指他的右脚。大家抬起苏星的右脚一看，惊呆了，一根生锈的大铁钉刺穿马靴底，正扎在他的右脚心，把马靴和苏星的右脚死死地钉在了一起，鲜血已从马靴底渗了出来。战友们拿来一把大剪刀把马靴剪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脚从马靴里拔出来。

中队原擎旗手王俊华在降旗前的热身训练中，因踢正步时用力过猛，左脚拇趾踢断，可他硬是坚持到降完旗才去医院。中队护旗手宋岩突发高烧39℃，被送到卫生队输液治疗，到了下午4点30分左右，他对医生说，降旗时间快到了，得回去参加降旗，医生坚决不同意，告诉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将有肺炎的危险，宋岩乘医生不注意，自己拔下针头，跑步回到中队参加降旗任务……

这样的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护我国旗，重于生命”，早已化作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国旗精神，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谱写一曲曲国旗的颂歌。

爱国爱旗 使命至上

与国旗朝夕相伴，国旗情结和国旗文化已融进每名护卫队的内心。国旗卫

士们不仅认真履行升降国旗和守卫国旗的庄严使命，还把升国旗、讲国旗、爱国旗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从内蒙古草原到南沙群岛，从青藏高原到东方明珠，国旗护卫队的足迹已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都成了国旗卫士们宣讲国旗、传播爱国火种的课堂。“升好第一旗，凝聚爱国心，这些活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升旗。”有人这样评价。

几乎每一个护卫队队员退役时，都要陪着国旗到最后一刻才肯离开；几乎每一个护卫队队员离开后，都会以各种形式延续对国旗的承诺。1999年，退伍的牛建波回到河南老家。一天，一则国庆期间广州街头的很多国旗张挂不规范的新闻激发了他对国旗难以割舍的情感，他萌生了一边打工一边宣讲国旗的念头。远在东北的战友张燕辉也有此想法，俩人一拍即合，放弃了家乡稳定的工作，来到广东开始走学校、进企业，为群众义务宣讲国旗。护卫队一些退伍老兵得知了这一消息也纷纷前来，加入这个特殊的集体。8位旗手行程10多万公里，为160多所学校、企业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旗教育180多场，听众达35万人次。

烈士子女李爱娜是国家机关的宣传干部，多年来，她坚持为战士们义务教歌，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为中队义务培养文艺干部。“我和国旗护卫队接触十多年了，在一代又一代官兵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一支懂得爱的部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李爱娜这样说，她感受到了护卫队们对国旗、对人民的质朴无私的爱，人民也回馈他们以最真挚的爱戴和敬意。

家住北京市和平里的孟建设师傅从2001年1月起，每3个月都会为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修脚、泡脚病，至今从未间断；来自革命老区的李大姐给战士们做鞋垫，一做就是十多年，一针一线，渗透着对战士们的关怀和爱护……国旗，将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

有多少次日出，就有多少令人难忘的故事；有多少次升旗，就有多少感人肺腑的事迹。冉冉升起的国旗日益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缩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飞腾的象征。守护国旗的护卫队队员则是国旗精神的践行者，他们对国旗的铮铮誓言，将伴随飘扬的国旗，永存人心。

用青春挥写忠诚

胡文鹏



提起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是这个英雄的团队，在一个个辉煌荣耀的时刻、一个个刻骨铭心的节点，一次次地升起那面神圣、鲜艳的五星红旗。

这是一个千锤百炼、久炼成钢的光荣团队。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飒爽英姿走出中国自信与中国尊严。这是一队护我国旗、壮我国威的忠

诚卫士。他们爱旗如命、忠心护旗，风雨无阻地升起中国梦想与中国期待。

这是一股痴心拳拳、永不褪色的爱国力量，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孜孜不倦地传递着中国价值与中国情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们从不爽约；无数艰难险阻当前，他们从不退缩。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他们的使



左图：国旗护卫队队员冒着大雨操练正步。



右图：新疆维吾尔族少年参观国旗护卫队荣誉室。



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长安街。



郝清堂：

拥军“编外战斗员”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郝清堂是一名爱国拥军模范，也是一名退伍老兵。1982年，由于部队调整，郝清堂遗憾地脱下了海军军装，但他心中那份浓浓的军旅情结却从未减退。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民军队强大，国家富强才有保障，幸福生活才有支撑。“我要当一名‘编外战斗员’，为国防和军队事业继续贡献力量！”离开军营时，他默默立下誓言。

退伍后，郝清堂被分配到华北油田采油四厂工作。2001年，他辞职下海。经过7年艰辛的打拼，凝聚着郝清堂无数心血的河北中福煤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企业越是做大，郝清堂那颗爱国拥军的心越是强烈。

“一定要为最可爱的人做些他们最需要的事。”郝清堂结合自己的从军经历，发现家中亲人和退伍后的生计是军人最大的后顾之忧。为此，郝清堂公开承诺优先招聘录用复退军人和军人家属。近年来，公司新招录的复退军人和军嫂达28人，中层领导干部中当过兵的占20%以上。

同时，郝清堂还积极帮助老复员人员、志愿军老战士、伤残军人、军烈属等困难优抚对象，通过各种途径为他们排忧解难，累计为他们捐款捐物50多万元。今年87岁的李凤林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由于老伴去得早，子女不在身边，平时无人照料。郝清堂得知后，在魏县双拥办的带领下经常去家里看望老人，陪他唠家常，给他送去慰问金。

近年来，郝清堂坚持每年走访慰问部队，为官兵送去食品、生活用品、慰问金。同时，还举办多次文艺演出，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细心的他发现很多部队还在用煤炭或者乙炔气作为生产和生活能源，这既便利也不安全。“我要给战友们打打‘气’！”

为此，他在河北邯郸魏县投资30多万元，为当地消防部队安装了天然气管道并免费供气，大大改善了官兵的生活环境。2012年，他又主动奔赴福建，与负责东海舰队海军舰船建造维修的海军某工厂联系，表示愿意免费为他们上马一套新能源设施，改善官兵生产作业环境。为了这个项目能顺利进行，他甚至专门在福建设立了一个分公司。截至目前，他已先后投资800多万元为该厂开工建设天然气供气站1座，为工厂部队家属区铺设天然气管道4000余米，安装天然气1200余户，水兵食堂铺设天然气管道2800余米，供气规模达每日1.5万立方米。

郝清堂拥军之路仍在延伸，他已在心中定下了“小目标”：下一步，我要把新能源送到那些偏远的海礁岛屿上，让那里的战友们生产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樊妈妈”的牵挂

本报记者 王宝会 通讯员 孙军

“‘樊妈妈’，您真的要走吗？”说这话的是一对孤儿，姐姐车馨馨，13岁，弟弟车馨雨，11岁。他们口中的“樊妈妈”，是江苏邳州地税局“党员爱心妈妈”之一的樊秋琴。

樊秋琴一边温柔地拭去孩子们脸上的泪水，一边强忍着心中的不舍笑着说：“妈妈退休了，要去南京生活。不过，你们别担心，我有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看看你们。你们看，我还给你们带了许多‘新妈妈’。”她的背后，是吴媛、宋丽娟等6名“党员爱心妈妈”团队成员。

樊秋琴是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地税局第一批“党员爱心妈妈”。眼前的这对孤儿姐弟，那是在一次“党员爱心妈妈”结对帮扶活动中遇到的，由于车祸拆散了这个家庭，留下一对孤儿。“这两个娃娃，都由我来负责吧！”樊秋琴当即向组织表态。

“记得刚过大寒，姐弟俩都裹着旧棉袄，小脸又黑又脏。”说起第一次去姐弟俩家，“樊妈妈”印象深刻，从那时起，两位孤儿的生活、学习就成了她的牵挂，一坚持就是7年。

“这些年，秋琴为抚养孤儿付出了太多。由于运动会训练时摔伤了腿，她就嘱咐我给两个孤儿送一些衣物。后来才听说，秋琴每隔一段时间，都从10多公里外的县城赶过去，陪着孩子们一起聊天，帮姐弟俩洗衣做饭、辅导作业。如今，秋琴要离开邳州，‘党员爱心妈妈’团队很舍不得！”参加活动的队员宋静说。

“有一年冬天，同学们放学后都被家长接走，教室就剩下我一个人。老师正准备打电话联系我家人时，没想到‘樊妈妈’出现在教室门口。当时，我大声地喊着‘妈妈’，便哭着扑向她的怀里。知道‘樊妈妈’退休后要回南京生活，我和弟弟都哭了，真的舍不得离开‘樊妈妈’！”说这话时，小馨馨眼眶红红的。采访中，让人感受到“樊妈妈”以一位母亲的角色，已经融入这对孤儿的生活之中，帮馨馨扎辫子、和老人拉家常、一家人围在一起包粽子，其乐融融。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这一晃，快10年了！”“党员爱心妈妈”团队队长李红说，2007年“党员爱心妈妈”团队开始结对帮扶孤儿，先后有21位税务同志加入“党员爱心妈妈”队伍中，迄今已帮扶50多名孤儿。



本版编辑 徐达 本版摄影 牛成浩 联系邮箱 jirbrw@163.com